

徐州使诗徵

张伯英 甄选
徐东侨 编次
薛以伟 点校

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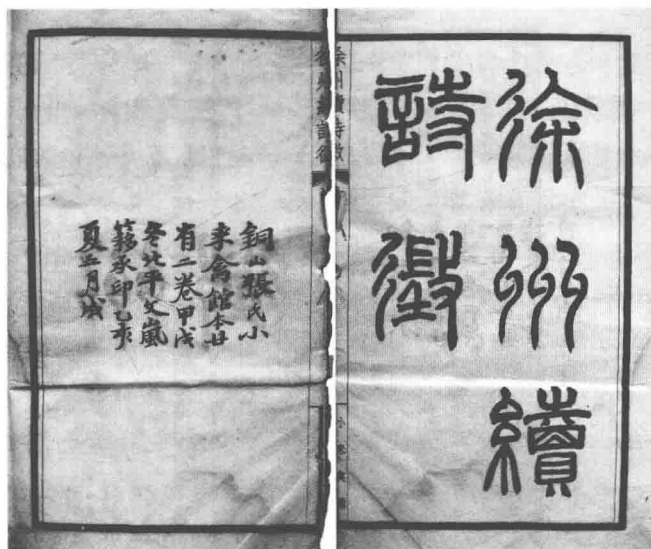


广陵书社

徐州续诗徵

(上) 藏书专用章

张伯英 甄选
徐东侨 编次
薛以伟 点校



《徐州续诗徵》书影

徐州續詩徵序

者歲月不居風流銷歇其人既往予亦衰矣續其文字
念其生平詩徵之續所不容已物始迄今越及五十年事
因病未克專力選錄非難難於採訪八邑同志志為予助
總專合集零篇散佚源流而王陳青物段芝骨相助最力
期成尤切寓書督促殆無虛月皆古人矣王書衡知予力
此自任作序書衡撰文秀出餘草披非徐人而相知
木之秋來視予病云已屬稿日望序至以不文

進稿予不起累歲之積東麟西爪淺構微成孰為整理
外稿猶就卷大恩未歸要緊是有天年其亦作者實寶
之臨川微詩先金壇師為主選事今續其書一遵即內神
五百家增其一倍卿邑舊聞前招懿徵往往而在以詩存
人不事術求應徵而來因不甄采需其後者則多取焉予
之萬壽十及三四聲皆定較展卷如見後死之責庶其不
負彌次警校屬徐忠伯獨注其勞六句者友來共几集青
燈滋味若少年時斯可樂者惜王陳段小見成書微詩之
簡已具本原故乃附焉於因夏張伯

萬 審	項生處	共後商	歲亦明	迪堂雜詠
積雨中宵冷還將客路憐風塵迷紫臺詩酒壯青蓮有夢家園近無情為月	小月一鉤明山窗賀曉晴囊書收積潤鄰娃少頻聲對酒談荒古長吟聽短	更堪思雨地客野店夢初成	閣秋雜詠時在板橋署	蒙山晚晴與根菴對飲時振翻九疇分遣去
選雙魚頻問訊遙望好音傳	積雨中宵冷還將客路憐風塵迷紫臺詩酒壯青蓮有夢家園近無情為月	小月一鉤明山窗賀曉晴囊書收積潤鄰娃少頻聲對酒談荒古長吟聽短	更堪思雨地客野店夢初成	閣秋雜詠時在板橋署

《徐州續詩徵》書影

前言

徐州知府桂中行于光绪十七年(1891)刊成《徐州诗徵》八卷,盖因成书仓促,不免有“遗珠”之憾。民国十八年(1929),流寓北平的张伯英心系桑梓文献,首发“续徵徐诗”倡议,引领群贤,广泛“采访”,主持编纂了《徐州续诗徵》二十二卷,于民国二十四年印刷发行,可谓后出益全。两部徐州地方诗歌总集,前后承续,较为全面地保存了元、明、清三代徐州诗人诗作,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。

一、张伯英的生平与《徐州续诗徵》的编纂

(一)张伯英的生平及其主要成就

张伯英(1871—1949),谱名启让,字勺圃,一字少溥,号云龙山民、榆庄老农、东涯老人。著名书法家,碑帖鉴藏与理论家,文献学家,诗人。尝自拟履历云:“张伯英,字勺圃,江苏铜山人,累世皆有学行。弱冠以工书名乡里。光绪丁酉科拔贡,壬寅顺天举人。于书嗜北碑及宋苏、黄、米三家,深于金石之学,鉴定法书、石刻之真伪百不失一。著《黑龙江通志》、《徐州续诗徵》。为陆军部、国务院秘书,执政府秘书长。去官后旅居北平,以卖字自给云。”(张伯英之孙张贵和撰《祖父伯英公传》,张儒和主纂《铜山榆庄张氏家谱》,2011年版,第89页)因目前研究张伯英生平与书法

的学者较多,本书卷末又附录张伯英之孙张济和所撰《先祖勺圃先生年表》(以下简称《年表》,亦见《张氏家谱》),以下择其要者而述之。

清同治十年七月二十四日(1871年9月8日),张伯英出生于徐州铜山县三堡榆庄。光绪十三年(1887),徐州知府桂中行聘丙戌科一甲三名进士、翰林院编修金坛冯煦任徐州“云龙书院”山长。张伯英遂游于冯氏之门,为入室弟子,被其誉为“后来之秀”。光绪二十八年,张伯英乡试中式,知府桂中行召赴彭城,掌徐州府学教席。

民国肇启,张伯英北上京师,六易住所,最终卜居于北京西城烟袋斜街北官坊口十三号,取斋号为“小来禽馆”,室名曰“东涯老屋”。因不满政局,辞去公职,后流寓北平,深居简出,墨耕不辍,鬻字为生。与康有为、梁启超、于右任、罗振玉、郑孝胥、林纾、齐白石、傅增湘、张伯驹、容庚等文来书往,过从甚密。“七七事变”,北平沦陷,时张伯英食指繁浩,家计坚困。汉奸王克敏屡邀其“出山”,张伯英坚辞不出,拒受伪职,体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。张伯英自幼崇尚“徐州二遗民”万寿祺和阎尔梅的民族气节。万寿祺乃徐州城南崔泉山庄人,与张氏榆庄仅有数里之隔。张伯英儿时常听祖父讲述万寿祺的抗清事迹。出于对万氏的崇敬,张伯英竭力搜集万氏遗墨,于民国十四年(乙丑,1925)得《彭城万道人真墨》,封面题签云:“乡后学张伯英审定,乙丑中秋藏于小来禽馆”,现流落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。张伯英于万氏真迹旁写有许多题跋,对万氏的操守、情志、品格褒扬有加。如在《柳溪烟艇图》旁题跋云:“万氏别业曰崔泉山庄,距敝居榆庄仅数里……闻道人遗事,心向往焉。”张伯英亦留心收藏阎尔梅墨迹,今徐州博物馆所藏“阎尔梅行书七绝”是现在可知的阎氏仅存的两件“真迹”之一,即为张伯英收藏并由其子张恺慈捐献之珍品。

徐州书法艺术源远流长,“彭城书派”素以北碑为宗。张伯英自幼酷爱书法,初习颜体,再学魏碑,继承“彭城书派”传统,植根汉魂而化以苏、黄,笔力凝重,卓然成家,世称“伯英体”。书坛泰斗启功曾评价其书法造诣云:“点画沉著,使转雄强,楹联大字,如在便笺之上,殊不见有意用力处。始惊勺翁于书艺之功,如镕铜铸鼎,只在指腕之间,而莫知其力如何运化至于斯境也!”(启功《铜山张勺圃先生遗墨书后》,《徐州楹联》,2010年第2期,第10页)今已出版的主要书法选本有:《二十世纪书法经典·张伯英卷》、《徐州张伯英先生法书集》(台湾版)、《张伯英先生书法选集》、《张伯英信札书法集》等。

张伯英博学好古,精于碑帖鉴藏,自谓“辨书帖真伪无所失”。尝获拓《三希堂帖》及《快雪堂法书》,并详作校勘,又购藏王羲之宋拓弘文馆本《十七帖》和唐摹本《此事帖》。张伯英还是率先收藏、槌拓徐州汉画像石的艺术大师。张伯英在书学理论上的贡献可谓与其书法艺术成就同辉,民国二十四年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编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,邀其编撰法帖部分之提要。张伯英论及自宋至清帖刻512种,穷源别流,析论优劣,至今仍被尊为“论帖之冠”。张伯英还撰写了《说帖》、《帖平》等论帖札记,创作《阅帖杂咏》180余首,后由启功定名为《张伯英碑帖论稿》整理影印出版。

光绪十五年(1889),张伯英迎娶候选知县崔弼均之女右铭。崔右铭能诗善书,亦能助其装治碑刻拓本,不幸于光绪二十七年染病而逝。光绪三十一年,续娶段书云堂妹段端书。

民国三十八年一月十四日(1949年1月14日)张伯英病逝于北平,葬于香山之麓,其墓碑上刻有齐白石题诗:“写作妙如神,前身有夙因。空悲先生去,来者复何人。”今徐州云龙湖南、虎头山西麓、中国矿业大学南湖校区东门对面建有“张伯英艺术馆”。

(二) 张伯英倡议并主持编纂《徐州续诗徵》

张伯英不仅是享誉中外的书法大家,而且是博古通今的文献学家,卷帙浩繁的《黑龙江志稿》即由其总纂,另撰有《黑龙江大事志》四卷。他不仅自己擅长诗文,有《小来禽馆诗草》传世;而且对徐州桑梓文献倾心搜集整理、编纂刊布。宋代“江西诗派”重要诗人陈师道(1053—1102)是徐州人,有《后山先生集》传世,然多讹误。张伯英乃依《放翁题跋》以及何焯《后山集》旧残抄本,对学稼村庄本《陈后山集》详加校勘,补正讹误。张伯英对故乡徐州的另一文化贡献是继桂中行编纂《徐州诗徵》之后,再次倡议并主持编纂《徐州续诗徵》(以下多简称《续诗徵》)。

1. 首发编纂《徐州续诗徵》之倡议

清光绪十三年,张伯英入徐州府学,师从冯煦,冯煦即是襄助桂中行编纂《徐州诗徵》的三位最得力者之一。光绪十七年三月(辛卯,1891)《徐州诗徵》刊成,一向留心桑梓文献并喜爱收藏的张伯英一定会收藏拜读的。在崇敬师辈功德的同时,他也许会发现《徐州诗徵》留下的一些遗憾,甚至产生弥补这些遗憾的“念头”。在《徐州诗徵》刊印39年之后的民国十八年(己巳,1929)的春天,曾经掠过的念头变成了徵诗、续编的行动。《续诗徵》卷五“陈弢素小传”云:“己巳春,璞完为予收《盘山集》,因有续《诗徵》之举。”《盘山集》为明末清初诗僧智朴的诗集,智朴乃徐州人氏。《续诗徵》卷二十二“智朴小传”云:“‘晚晴簃’选诗求朴公集不可得,据《盘山志》入录。先蒿庵师选《徐州诗徵》时并《盘志》不可得。己巳春老友陈璞完为收《盘谷集》于厂甸。次岁又赠予《盘谷后集》,《诗徵》之续因《盘谷集》而作。”那些未被《徐州诗徵》收录的徐州诗人常常像智朴一样萦绕在张伯英的心头,也许他很早就已留心搜集那些漏收的“遗珠”了。

民国十八年(1929)暮春张伯英专门撰写了《徵诗小简》,首

发倡议并开始着手组织编纂《徐州续诗徵》。之所以要续编《诗徵》，是因为“《诗徵》成书时促，遗漏者多寒族。铜、萧二邑及闺秀诗选二十家，以予所见，犹有专集具在篇咏甚富名乃不与者。诗僧智朴，声驰辇毂，亦无其诗。由是推之，八邑遗珠之憾岂可胜穷”（《徵诗小简》）。况且“今为时又四十年，其人一往，诗辄散佚众矣，况岁月之久乎”（《徵诗小简》）。《徐州诗徵》于光绪十六年（庚寅，1890）编讫，故曰“四十年”。《续诗徵》卷三“武其文小传”云：“憫庵，……户部郎中。……歿后，其子取所嗜书帖、诗文稿皆焚之。门人葛献之每言及辄为痛惜。”《续诗徵》卷五张维训《书滕会云先生诗后》云：“乡村寂寞老诗人，冷醉闲吟数十春。昨日女郎山下过，一抔谁为表孤坟。”后有张伯英按语云：“会云先生子以俊能诗，……其遗稿不可得矣。”《续诗徵》卷六项有训《乙卯春过亡友王德臣门巷吊之》诗后有张伯英按语云：“德臣名聿修，光绪丁酉科拔贡。予与同年，又予族姊夫也。……贫困以终，著述散失。求其诗，不可得矣。”张伯英听到、看到许多诗人逝后，诗文随之散佚。岁月不居，时不我待，遂发起倡议续纂《徐州诗徵》，倡议“八邑同志，分任采访，见闻切近，庶鲜漏略。诗存人存，免就湮没”（《徵诗小简》）。

诗歌是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徵选诗歌是弘扬乡邦文化的重要体现。张伯英认为“古人文字赖总集以传”。时值国内战乱，日本入侵，社会动荡，张伯英耳闻目睹古人大量别集湮灭散佚，抚今追昔，不免产生沧海桑田之感，遂决计搜集整理乡邦文献，继续汇辑徐州八邑诗歌，钩沉地域诗歌之流变，彰显乡贤潜德之幽光，赓续徐州人文之源流。此次续纂《诗徵》的主要任务“一以补前书所未备，一以存近贤之遗著”（《徵诗小简》）。《徐州诗徵》收录明末至清光绪年间 255 位诗人诗作，《徐州续诗徵》一是补充元、明、清三代《徐州诗徵》漏收的八邑诗人，此可谓“补”；一是

收录《徐州诗徵》编讫之后四十年间已故去的八邑诗人，此可谓“续”。张伯英在《徐州续诗徵序》中云：“八邑文士纳交者众，岁月不居，风流销歇，其人既往，予亦衰老。读其文字，念其生平，《诗徵》之续，所不容已。”可见张伯英是以“续徵徐诗”为自己刻不容缓的历史使命。

段宸在给张伯英的信中也认为“续徵徐诗”非张氏莫属。“勺圃姊丈：得书知续徵徐诗，于他人所不能为不肯为者，毅然为之，盛德大业及吾身而亲见，欢忭非言可喻。……此事之难，一有鉴定之学识，二有八邑之声望，三有著述之暇日、耐劳之毅力，非吾姊丈孰能任者。……弟宸谨启。己巳春分前二日。”（《续诗徵》卷七）张伯英自己能诗，精于品鉴，交游广而声望高，时已辞去公职，居家赋闲，又热心搜集桑梓文献，可谓是主持“续徵徐诗”的不二人选。

在张伯英决定主持编纂《徐州续诗徵》以后，萧县好友陈继翰、段庆熙相助最力，同在北平的王书衡自告奋勇作序，可惜三人相继去世。《徐州续诗徵序》云：“陈青舫、段芝晋相助最力，期成尤切。寓书督促，殆无虚月，皆古人矣。王书衡知予为此，自任作序。……辛未之秋，来视予病，云已属稿，日望序至。别未浹旬，书衡长逝。倘予不起，累岁之积，东鳞西爪，笺楮丛残，孰为董理？偃卧病榻，执卷太息。”时张伯英自己病痛缠身，还要奔波于北平与黑龙江两地，组织编纂黑龙江省志，难免不引起张伯英的担忧与沉思，他越来越感到《续诗徵》的采访与编纂刻不容缓，唯有加紧进度，早日付梓，方可不留遗憾。

2. 邀请亲友“采访”徐州八邑诗人诗作

张伯英虽客居北平，却时刻不忘对桑梓文献的寻访和搜集，通过各种机会和途径搜集采录徐州诗人诗作，《续诗徵》卷七“张太平小传”后有张伯英按语云：“《萧县志》称邻云先生诗学陶、韦，

今遍访不可得。”卷十四“邓友文小传”云：“兰心。廩生。著有《舌耕草》。曩者得诗一卷，署邳北耕夫，失其名，以询櫟坪，曰：‘邓兰心也。’”卷十五“窦海淳小传”云：“窦鸿年曰：‘次孙海淳幼嗜学，间涉吟咏。……甲戌中秋以瘵歿，年廿六。遗稿存敝篋中，不忍触目。张勺圃同年续徵徐诗，寓书索取，检寄数纸，老泪盈襟。’”

张伯英意识到“选录非难，难于采访。”《续诗徵》卷四：“唐竹朋小传”云：“友梅。诸生。同学嗜为诗者无如友梅，庚申客死彰德，其子不读书，尽弃其遗稿。刘少松极力访求，仅于李允庵许得残稿一叶。吁，此岂足传友梅哉！友梅子不读书，无足深责，竟有身列学界，视先人手泽如敝蓑，属其寻觅乃至逢怒以采访者为多事，予不忍言之矣。”于是他发起了“续徵徐诗”的倡议，倡议一出很快得到许多亲友的响应和支持。他先后邀请了25位“八邑同志”采访徐州八邑诗人的“总专各集、零篇散帙”。

《徐州续诗徵》卷首列出“采访姓氏”25人，铜山：陈弢素（璞完）、朱宝泰（虞尊）、韩志正（元方）、徐东侨（惠伯）、葛其忠（夔鍾）、刘汝柏（少松）、韩广櫟（席筹）、张慰萱、余錡（湘之）；萧：段宸（丹初）、陈继翰（青舫）、段庆熙（芝晋）；沛：张昇三（蔭台）、蔡敦蔭（熙民）；丰：谢伯纯（俭斋）、张凤翥（浚九）；砀山：王立庭（鸿弼）；邳：窦鸿年（櫟坪）、焦寅恭（子和）、陈士髦（彦甫）；宿迁：钮伯英（任卿）、任凤九（韶成）、臧蔭松（礪秋）；睢宁：周公权（衡伯）、王玉树。其实参与“采访”者远不止这25人，可以说张伯英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，包括其亲属、友人、同学、同年、地方官绅和社会贤达，让我们记住这些为保存徐州文献而做出努力和贡献的先贤们吧！

其亲属如内弟段宸、女婿郑万鍾等。《续诗徵》卷七萧县卷前“小序”云：“萧诗由段丹初得者殆十之九，徵诗时首赞此议，与陈青舫商采访之法，各邑诗犹未至，萧已得数十家。”段宸在“己巳

春分前二日”致张伯英的信中亦云：“采访所得，随时邮寄。”卷五“郑叔平小传”云：“坦之。贡生。著有《邃盒文稿》。……诗非所长，亦无存稿。其犹子万锺，吾婿也。寄此数首，亟录存之。”卷三“崔惠均小传”云：“心孚，……有《柳溪居士遗稿》。……子以病废。从孙永清谨存手泽，录诗见示。”崔惠均为张伯英岳叔丈。

其“采访”友人有陈弢素（璞完）、陈继翰（青舫）、段庆熙（芝晋）、钮任卿（伯英）、张昇三（蔭台）等。

陈弢素，字璞完。《续诗徵》卷五“陈弢素小传”云：“己巳春，璞完为予收《盘山集》，因有续《诗徵》之举，君悉力采访以助。”后引董士恩曰：“璞完志节之士，笃于故旧。……乡邑文献，最所留意。”卷五陈弢素《庚午秋寿勺公六秩》诗云：“平生知己张勺圃，落落当世谁其俦。幼时相识彭城塾，君之二阮皆琳球。……乐哉云龙共砚席，交衢并辔驰骅骝。越三十年一梦耳，昔日惨绿今白头。燕市杜门勤著述，方志百卷成遐陬。更采风谣遍乡邑，仁心思闾岩穴幽。（小注云：“君总纂《黑龙江省志》，续《徐州诗徵》。”）云龙旧侣几人在，走也幸及参校讎。……名山事业勛千载，浮云世事勿烦忧。”

陈继翰，字青舫。《续诗徵》卷七萧县卷前所附段宸来柬云：“老友陈青舫喜吟咏，多识诗人，愿竭力相助，萧邑之诗当不难致。”张伯英在《续诗徵》卷十六宿迁卷前“小序”中再次痛惜陈继翰的故去是搜集、编纂《徐州续诗徵》的莫大损失，“小序”云：“予于宿诗不劳而获，纫青之力，次为萧陈青舫，使非青舫速化，采访者皆勤如纫青，是编虽增多数百家无难也。”

段庆熙，字芝晋，张伯英与其父子交游甚密。其父段少沧（书云）历任刑部司官、贵州司司长、军机章京、直隶清河道、广东高雷阳道署广东提学使、津浦铁路南段总办，民国后曾任湖北巡按使。光绪二十八年张伯英中举，“初随萧县段少沧（书云）先生，襄以

文牍并任教其家馆。旋任公职,先后任广东学务公所课长、安徽省视学。一九〇五年续娶夫人段氏,闺名端书,乃少沧先生之堂妹。……时任津浦铁路南段总局文案。”(《年表》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一年)《续诗徵》卷十“段庆熙小传”载:“子敬,更名毋怠,字芝晋。光绪丁酉科拔贡生。浙江候补道、徐海道尹。芝晋嗜义山诗,出笔远于庸俗,然不常作,作亦不存稿,仅得此《消寒》数咏耳。”《续诗徵》收录其《消寒会作》八首。段庆熙生于清同治十一年(1872),民国六年至九年任徐海道尹,后任浙江瓯海道尹,民国十年任福建闽海道尹。父母相继去世后,举家迁沪。民国二十一年(1932)11月14日,段庆熙病逝于上海,张伯英为其撰《墓志铭》。二人为同科挚友,张伯英尝云:“生平亲交,无君之厚”。1911年二人同时被徐树铮推荐为段祺瑞第一军的秘书。张伯英主持编纂《徐州续诗徵》,段庆熙与堂叔段宸及陈继翰三人负责采访萧县诗人诗作,采访最速,所助最力,期之最切。《续诗徵》卷二十二流寓“顾思温小传”云:“怡如。吴县。”后引段庆熙曰:“怡如从予治文书有年,能勤其职。及予去官,怡如贫困以死。此其客道尹署时所作,勺丈徵诗,幸为列之寓公,是怡如志也。”顾思温随段氏游幕多年,其诗当为段庆熙录寄张伯英。

钮任卿,字伯英。《续诗徵》卷十六宿迁卷前“小序”云:“宿之文士莫盛于埤子集,钮纫青伯英居焉,嗜诗如性命,有见必录,题曰《吉光片羽》,积若干册。予于宿诗不劳而获,纫青之力。”“钮纫青”即“钮任卿”。卷四朱文藻有《再和纫青》诗云:“缅君雅怀重在诗,较诸名家推魁首。倚马可待试万言,洵乎百篇酒一斗。”

《续诗徵》卷十一“张士举小传”云:“鸛荐。岁贡生。著《官程诗草》。……未得见,此张蔭台抄存者。”张蔭台,沛人,亦为协助张伯英采访沛邑诗歌之友人。

其同年如窦鸿年(櫟坪)。《续诗徵》卷十四邳卷前“小序”云:

“邳诗多得之窈窕坪氏。窈窕名鸿年。光绪乙酉拔贡。襄阳府知府。留心乡邑文献，于先辈遗著搜辑甚勤。闻予徵诗，悉以相付，诚笃君子也。”卷十四“陈铎小传”后引窈窕鸿年曰：“大声诗应有刊本，访求不可得，仅于《明诗综》、《金陵遗事》得二首。近读《列朝诗选》得五首，亟寄勺圃。”卷十五“窈海淳小传”后引窈窕鸿年曰：“张勺圃同年续徵徐诗，寓书索取，检寄数纸，老泪盈襟。”卷二十二闺秀“窈懿贞小传”云：“法名德淑。邳县窈毓盍女、海淳妹。癸酉四月卒，年二十。窈鸿年曰：‘此女素不言诗，亦不知其能诗。捡海淳遗稿，见此数首，并寄勺圃同年。’”癸酉为民国二十二年（1933），可见张伯英请人“采访”从未停止，采访与编纂同时进行。

地方官绅如韩志正（元方）。韩志正（1865—1934），字元方，清光绪二十九年举人，辛亥革命后首任铜山民政长（县长）。后客居北平，有《北京女伶百咏》。晚年伤子，境遇凄凉。《续诗徵》卷六“韩维恭小传”云：“肃人。元方次子。有《四素轩集》。前岁录仲谟诗，念老友贫病，意极怆恻。今其次子又逝。”卷六项有训《怀人诗》其三诗云：“理会一世豪，旷达忘形迹。万卷储诗书，家贫独好客。……何意一远游，南北成永隔。京洛似萍踪，谁吊形影只。”即为怀念韩志正而作。

另外，不见于“采访姓氏”者亦多，或录寄其先世诗作，或录寄其友人诗作，或录寄其乡贤诗作。《续诗徵》卷十八“叶道源小传”后有张伯英按语云：“先生与予岳叔崔心孚、立梅昆季相善，故集中多酬唱之作。……诗之豪迈与书相称。予不及见先生，得交其犹子向衢，诚笃君子也。”卷六“杨允升小传”云：“迪生。光绪癸卯进士，内阁中书。迪生客没榕城，遗稿尽失。韩元方仅记其《洋河题壁》一诗。壬申秋，谢俭斋世兄寄《骑鹤客诗存》一卷，乃其尊人襄九所录。”

总之,在张伯英的亲自参与和组织下,亲朋好友从徐州八邑采访到的别集、总集通过各种途径汇集于北平“小来禽馆”,为编纂《徐州续诗徵》打下了不可或缺的文献基础。

3. 亲自甄选诗作,撰写“诗人小传”,并时作“按语”

《徐州续诗徵》遵循《徐州诗徵》之体例,依旧定位为一部选集型地方诗歌总集。“源源而至”的徐州诗作陈列于张伯英北平“小来禽馆”的几案上,张伯英日复一日地甄选、抄录着。“甄选”体现着“选家”深厚的学养和独到的眼光,是决定《续诗徵》质量和水准的关键环节。张伯英选诗是严格的,卷二“王勉小传”云:“懋修。清嘉庆拔贡。著述散佚,惟存《雁字吟》一百首,录一以见梗概。”卷十五张文醇有《三藏馆杂诗》“五言近体三十首”,《续诗徵》仅录十首。

在“甄选”诗作以后,又为每一位诗人撰写“小传”,还配有大量“按语”,这些“诗人小传”和“按语”大部分由张伯英撰写完成,徐东侨撰写的一般都专门标注。《续诗徵》的“诗人小传”更为充实,“按语”亦多且内容丰富,较之《诗徵》是一个超越,下文将作进一步讨论。

4. 组织校勘,力求无误

校勘对于编选总集来说十分重要,张伯英一方面亲自详作校勘,《续诗徵》卷一吴佳藻《和张履常三兄端阳前一日招饮》诗后有张伯英按语云:“吴诗原在高登龙诗之前,书手误脱,补列于此。履常为英七世叔祖。”《续诗徵》末还专门附有《正误表》,更正讹误 11 处。另一方面专门聘请李宗沆负责《续诗徵》的校勘工作,除卷十六卷末未有“长清李宗沆靖宇校”字样外,其余二十一卷均经李宗沆校勘。窦鸿年也参与了最后的校勘工作。乙亥夏至,张伯英在书末写了一个“跋”,跋云:“靖宇校诗未讫而病,因以多误,窦櫪坪先生为之订正,可感也。”可见《续诗徵》的校勘系由张

伯英组织多人完成。

5. 募集《徐州续诗徵》刊印经费

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,民国二十二年(癸酉,1933)仲秋,《徐州续诗徵》编纂工作终于完成,印刷事宜随即提到议事日程。这一时期张伯英贫病交加,常常鬻字易米度日,自然无力付印,只好依靠亲友提供帮助。《续诗徵》卷七萧县卷前“小序”云:“去秋谋付印,丹初为筹印资曰若非农村破产,彼可自任。孰意书未成而丹初又逝耶。”又云:“丹初歿于甲戌仲冬二日,正与‘文岚篴’订印诗合同时也。”

民国二十三年(甲戌,1934)冬《徐州续诗徵》交北平“文岚篴”承印,张伯英在卷末所附“助印姓氏”前有“小序”云:“癸酉秋,徵诗竣役,无力付印。八邑戚好,争相输助,得以成书。敬列卷端,永铭高谊。”凡6个机关、62位个人助印384部,其中窦鸿年(櫟坪)助印60部、段泉(丹初)助印50部、段度(筱晋)助印50部。民国二十四年(乙亥,1935)五月《徐州续诗徵》终于印成发行。

二、徐东侨的生平及编次《徐州续诗徵》的贡献

《徐州续诗徵》每卷均署“铜山张伯英勺圃选、徐东侨惠伯编次”,张伯英名扬四海,妇孺皆知,而徐东侨却名不见经传,踪迹难觅。幸有其曾孙徐明属意爬梳,先后发表多篇文章追踪其曾祖徐东侨的踪迹,并提供多帧张伯英“手迹”,现据张氏“手迹”,并结合其他文献,考索徐东侨的生平、与张伯英的交游及其编次《徐州续诗徵》的贡献。

徐东侨(1871—1943),谱名长恩(据《铜山徐氏家谱》),字惠伯。徐明《1935年徐州文人剪影》(徐州《都市晨报》,2013年6月20日C07版)提供了一帧张伯英为《王学渊书法集》题跋的

“手迹”。此题跋云：“忆光绪庚子，……惠伯、予叔侄皆三旬。”光绪庚子为1900年，由“皆三旬”可知徐东侨与张伯英同岁，均生于清同治十年（1871）。

徐明《一九四三年的变故》（《都市晨报》，2013年7月18日C05版）提供了张伯英抄录的徐东侨《题〈仲警传〉》一文。其文云：“勺圃及予弱岁缔交，谊同手足，仲警视予犹兄也。昔馆榆庄，相处累岁。……今也支离病榻。念游张氏竹林逾五十年，交亲莫与比。仲警先我而逝，不得抚棺一恸。勺翁寄示仲传，不知涕之何从。癸未春初徐东侨力疾读。”可知徐东侨与张伯英弱冠即有交往，且情同手足。癸未为民国三十二年（1943），从“游张氏竹林逾五十年”可知，早在1894年（时24岁）以前徐东侨已与张氏昆仲相识交往。张伯英《徐州续诗徵序》亦云：“六旬老友，来共几案，青灯滋味若少年时。”二人少年有同窗之谊。后徐东侨馆于榆庄多年，《续诗徵》卷三“张达小传”后有徐东侨按语云：“忆馆榆庄时，先生誉其文字，勸勉之者甚厚。”《续诗徵》卷六张庆琦《祝勺圃世伯六十》诗首句云：“弱龄风范得相亲。”诗句后小注云：“琦从卓颖华、徐惠伯两师游，公常至塾中，时琦方数岁。”时张伯英与徐东侨皆“弱龄”即20岁，二人常聚榆庄塾中。

“忆光绪庚子，君偕王少沂、祁汉云、徐惠伯集予叔侄斋中。”（《王学渊书法集》题跋“手迹”）1900年（庚子）徐东侨30岁，与王学渊等友人雅集于张云生、张伯英叔侄斋中。

徐明《张伯英〈快雪堂法书评语〉的下落》（《都市晨报》，2013年8月22日C07版）提供《快雪堂法书》拓本卷首《小来禽本序》（张伯英原序并书，蒋若是癸未临写）。《小来禽本序》云：“石在京师北海，丁巳秋，命儿子寿慈鉴视精拓数本，悉为友人持去，仅存此一通。戊午冬，潢治成册，妄有所论列。惠伯仁兄好之，因以为赠。自东海为总统，又禁拓矣，伯英识。”民国五年（1916）张